

大众人物聚焦书系

老舍

李辉 著

消失了的太平湖

大象出版社

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老舍

消失了的太平湖

李辉 著
大象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舍:消失了的太平湖/李辉著. — 郑州:大象出版社,
2000.9

(大象人物聚焦书系)

ISBN7-5347-2530-5

I. 老… II. 李… III. 老舍-生平事迹-图集
IV. K825.6-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2753 号

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/老舍:消失了的太平湖

责任编辑 赵 茵

责任校对 霍红琴 张静燕

装帧设计 李呈修 但汉琼

出 版 大象出版社(郑州市农业路73号 邮政编码450002)

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 (电话:0371—5726194)

制 版 北京时代雅风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 6.25

印 数 1—5 000册

定 价 21.00元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总 序

李 辉

这是一套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人物聚焦书系。

都说眼下属于图像时代。此话颇有道理。且不说电视、电影、光盘等等主导着文化消费和阅读走向，单单老照片、老漫画、老插图等历史陈迹的异军突起，便足以表明人们已不再满足在文字里感受生活、感受历史，他们越来越愿意从历史图片中阅读人物，阅读历史。的确，一个个生活场景，一张张肖像，乃至一页页书稿，往往能蕴含比描述文字更为丰富更为特别的内容，因而也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，诱发读者的想象。

这些年来，每次出国访问，总要买上一些图书。在它们中间，我特别喜欢文字简练、图片丰富并且两者相得益彰的人物图书，如《凡高兄弟》，如《弗吉尼亚·伍尔夫》等。这些图书，在结构、编排、开本诸方面，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正是受到这些图书的启发，我产生了编辑一套人物画传类型的丛书的想法。非常幸运的是，我的这一想法，得到大象出版社诸位朋友的热情支持，这便是“大象人物聚焦书系”的由来。

说“聚焦”而非“传记”，是因为严格地讲，我并不是完全按照传记的方式来写每个人物。我是以人物一生为背景，来扫描、来透视自己最感兴趣、也最能凸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某些片断。几年前在“沧桑看云系列”中，我便采取了这种写法。这样的文字假如与历史照片、图片能够找到合适的形式结合起来，也许就能具有画传的特点。于是，除了正文之外，我特意选摘了传主的自述、他人的评点，图片说明也力求改变通常的模式，尽量使之较为活泼，同时也更具内涵。我希望这样的编排，能使一个人物的一生，多层次、多侧面而又生动地呈现出来。

当然这是一种愿望，一种尝试。

任何形式的聚焦，都是为了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。审视他们，实际上也就在审视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本身。这便是我为何对描述历史人物乐此不疲的原因。现在，更为有了一种图文并茂的新样式而高兴。

2000年7月22日，北京

寒生仁哥

惠存



舍弟

十二月五

— 安 東 —
Lao She
魯迅先生遺墨

1923 年的老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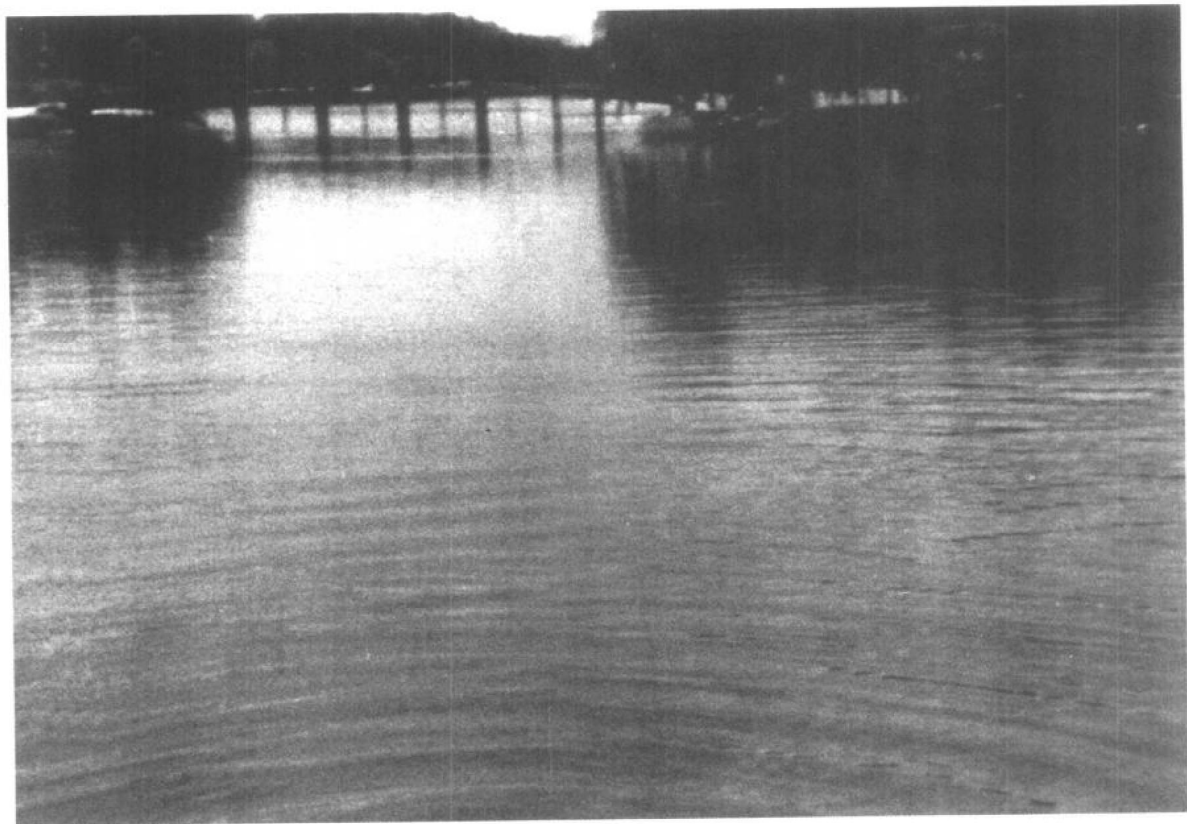
1

又一次来到老舍殉难的太平湖。

这是夏夜。我伫立在北京新街口外大街西侧的护城河旁，凝望对岸的“太平湖”。夜风带有一丝爽意，男女老少们在河边纳凉。护城河里，有人趁着夜色一片在偷偷游泳，垂柳下，则是一对对男女忘情陶醉的天地。尽管二环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呼啸而过，但河边却显得清静，偶尔传来一阵嬉水声。

我许多次路过这里，但还从没像这样静静地伫立过。我凝望着对岸，品味着喧闹中的清静。当然，我更会遥想起当年发生在对岸的那个永远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的悲剧。

对岸朦胧一片。



说是太平湖，其实作为“湖”它早已不存在，甚至这个地名在这里也已消失。大概在七十年代修建地铁时，这个不大的湖被填平，上面修建起厂房，成了地铁车辆的停车场。在“文革”后，老舍的亲人们曾走进“太平湖”，缓步于纵横交错的铁轨之间，追想着当年悲剧发生时的情景。他们根据当年的记忆，寻找老舍殉难的地点。然而，一切都已改观，只能指出大概的方位，而具体地点则无法确定了。进进出出的车辆，不可能冲淡他们的怀念，湖水的消失。也不可能抹去历史悲剧留在他们心中的阴影。不过，当呼吸着八十年代的空气时，他们或多或少会感到劫后的安慰。

当年的太平湖景象。如今，太平湖连同老舍的生命，永远消失了。

生命是母亲给我的。我之能长大成人，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。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，是母亲感化的。我的性格、习惯，是母亲传给。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，临死还吃的是粗粮。唉！还说什么呢？心痛！心痛！

老舍



这座小院位于北京新街口南大街小杨家胡同8号(原小羊圈5号),老舍在院内北房东间里出生。灰色屋顶下诞生了一个多彩的生命。

哪怕出现在面前的太平湖早已面目全非,哪怕岁月的流逝早已改变一切,我也相信,那个老舍钟爱的太平湖,那个成为老舍生命终点的太平湖,还是会以当年的模样深深地留在他们心中。

不过,我们这代人只能从老北京的回忆中感受太平湖。

在老北京的记忆里,和京城一些著名湖水景观相比,太平湖自有它的迷人之处。它颇有野趣。荷花在水面迎风摇曳,水边长满芦苇,时而有野鸭或者叫不上名字的水鸟从苇丛中飞起,把静坐在柳树下的垂钓者吓一大跳。湖东岸与新街口外大街马路之间,有一片空地,湖边种了许多花草树木。矮矮的松墙成为一条界线,界线以西便成

为太平湖公园。临街的松墙有一个缺口，或者称为公园的入口，但不收门票，人们可以随时进去散步、闲坐、垂钓。因为它在大马路边上，南来北往的行人，走累了，也爱到里边去歇歇脚，聊聊天，坐在沿湖的木条椅子上望望西山。所以，专程到这里来逛公园的不多，顺便歇歇脚的不少。湖的南岸是护城河，河水一年四季都慢悠悠地从西往东流淌，静静的，没有一点声响。湖西岸交通不便，没有多少住家，满目荒芜，但更显其幽静。

这便是老舍当年钟爱的太平湖。当他最后一次来到这里后就再也没有离开它。他永远与这个湖相随。不管它存在着还是已然消失。

老舍因太平湖而结束他的生命，太平湖因老舍而久留在人们记忆中。我不知道，假如没

太平湖悲剧发生十二年后，有一次，我偶然打开一张解放前的北京老地图，竟一下子找到了父亲去太平湖的答案。太平湖正好位于北京旧城墙的西北角，和城内的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很近，两者几乎是隔着一道城墙、一条护城河而遥遥相对，从地图上看，两者简直就是近在咫尺。观音庵是我祖母晚年的住地，她在这里住了近十年，房子是父亲为她买的，共有十间大北房。她老人家是1942年夏天在这里去世的。我恍然大悟：父亲去找自己可爱的老母了。

舒乙

二十年代老舍在伦敦的第一个住地。





两人照一张结婚照，联名赠送给媒人。媒人到底是有心人，居然保存至今。



1934年夏，老舍为全家福
照片题诗：

爸笑妈随女扯书，一家三
口乐安居；济南山水充名士，
篮里猫球盆里鱼。

写这样打油诗的人，肯定
充满着生活趣味和快乐。

题全家福：

爸笑妈随女扯书，一家三口乐安居；
济|南|

山水充名士，篮里猫球盆里鱼。

舍予·廿三年夏。

有老舍的悲剧发生，人们是否还会想到这个业已消失的湖？

消失的不仅仅是太平湖，还有曾经巍峨壮观的城墙。

对于老舍，北京城墙可能显得更为重要，尤其是北京城西北角德胜门一带的城墙，维系着他的一生。这一块小小的天地，是他的人生的起点，也是他的人生的终点。他对北京的全部情感，他的艺术想象力，因这一小块天地而得以形成。不难想象，没有城墙衬托的太平湖，会带给老舍多少失望与惆怅。

在老舍最后一次默默地坐在太平湖边的时候，德胜门一带的城墙还没有拆除。从湖边朝南看去，可以看见城墙高高地耸立着，护城河依偎着它，更显其平静与温顺。老舍熟悉城墙内外的一切。城墙那边是他笔下一个个人物活动的舞台。祥子拉

车穿行的胡同，“四世同堂”的四合院，还有那大大小小的茶馆……

不管旅居到世界什么地方，真正在老舍心中占据首要位置的从来就是北京，他的所有创作中，最为成功的自然也是以老北京为背景的作品。早在四十年代他便这样描述过他与北京难舍难分的依恋：“我生在北平，那里的人、事、风景、味道，和卖酸梅汤、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，我全熟悉。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，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。我敢放胆的描画它。它是条清溪，我每一探手，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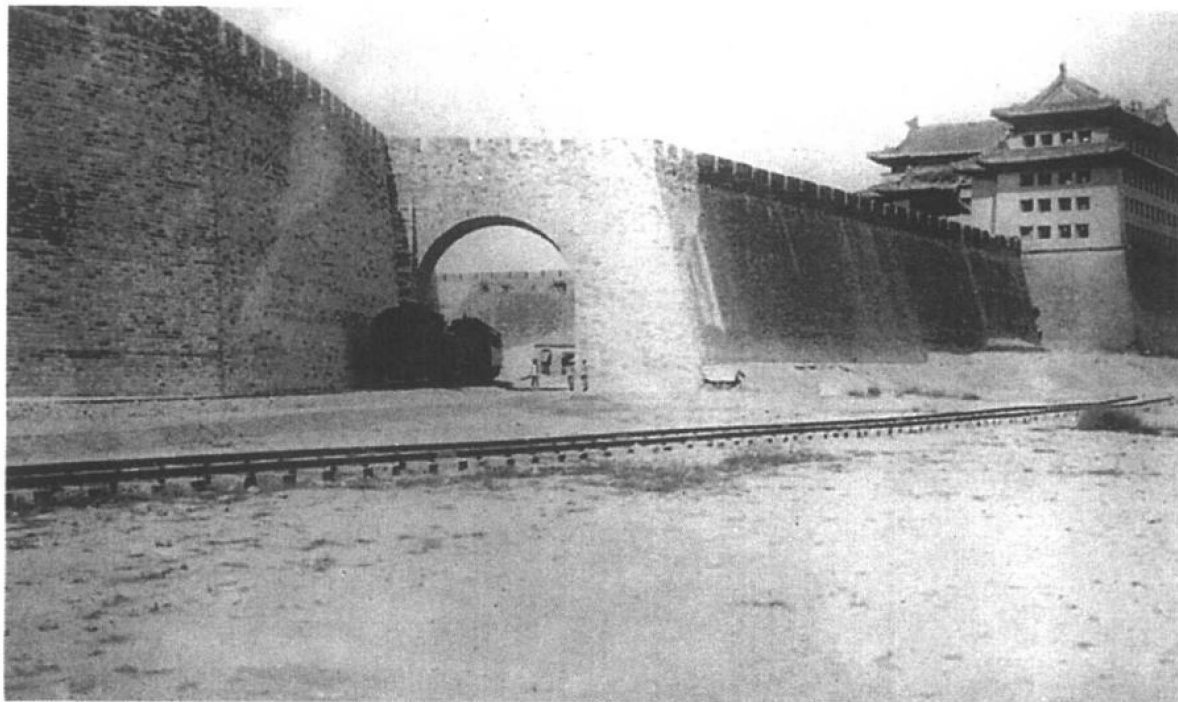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，没有了城墙，没有了原有的人情世故，老舍还会一如既往地留恋北京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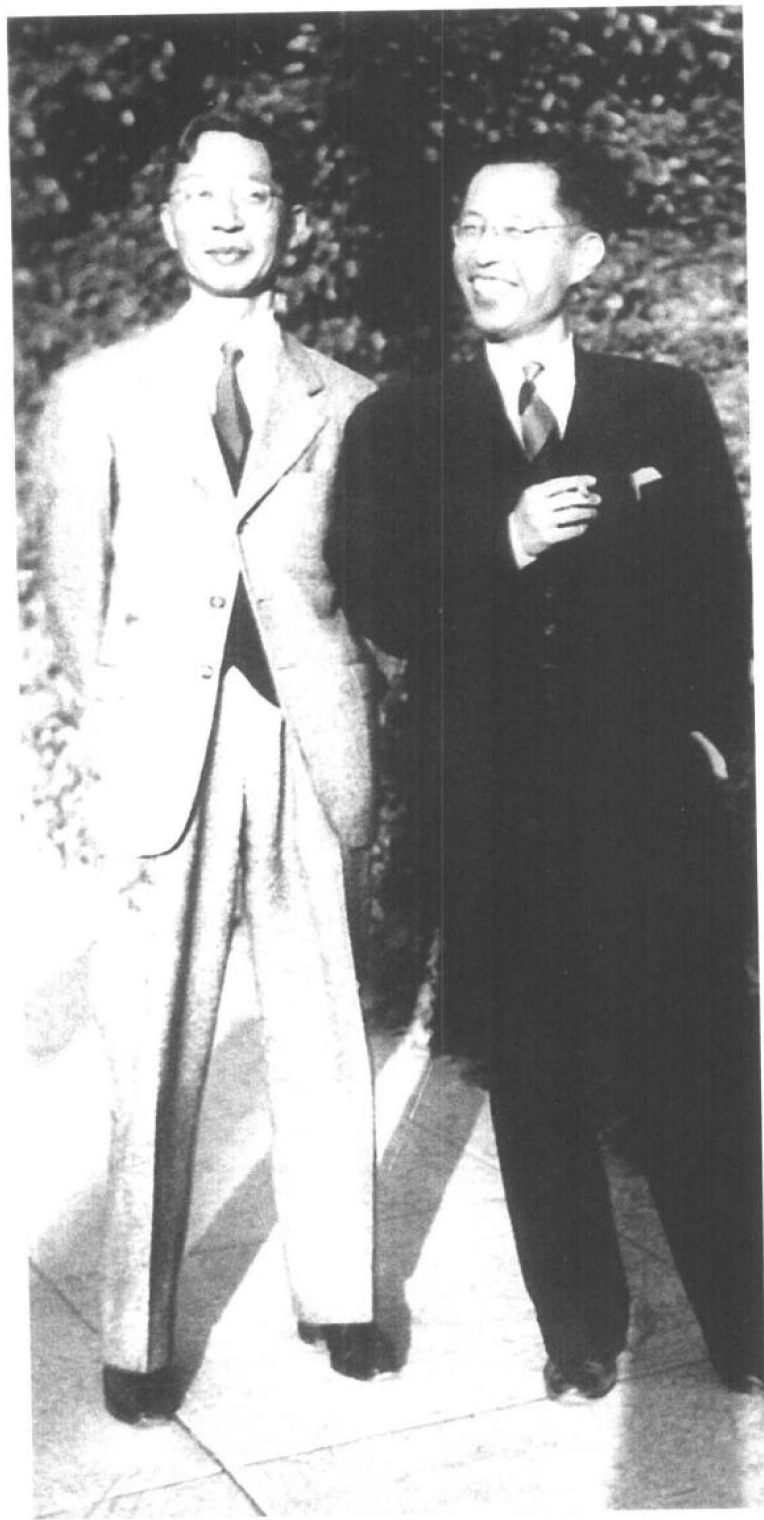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带的城墙先后被拆除是在七十年代修建地铁和二环路的时候。老舍没有亲眼看

可惜老舍没有活到今天，假设他活到今天，再回过头来，他会对自己一生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。

王元化

老北京内城东北角楼。





老舍与曹禺一九四六年在美国耶鲁大学。

中国现代剧坛两骄子正值黄金时期，春风得意，笑得都那么开心、自信。

到城墙的拆除，这样，他的最后一次凝望，便具备了特殊的历史告别意味。也许可以这么说，当他头一天受到众多红卫兵毒打之后，当他把最后一瞥目光落在城墙上之后，他所熟悉的、所眷恋的那个可爱的北京就不复存在了。

老舍是不幸的，他过早地结束了生命。然而，从某一角度来说，他又是幸运的，因为他不再会受到风暴的席卷，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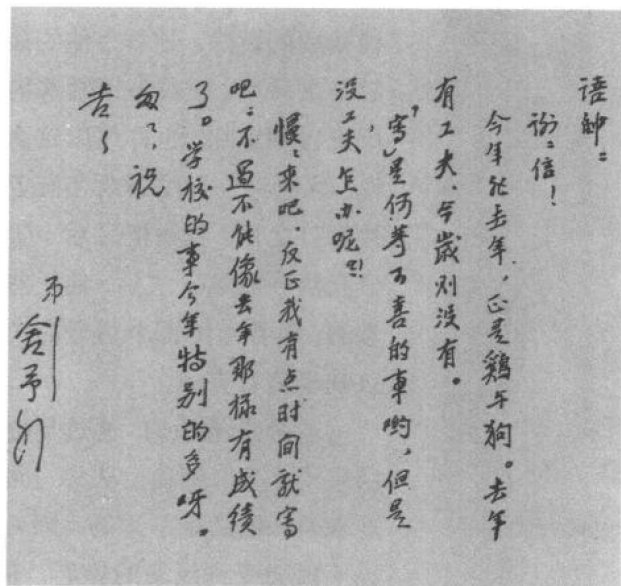
再会亲眼看到浩劫中的古都，如何一日日变得疯狂，变得让人痛心惋惜。他不会料到，在随后的一些日子里，老北京曾经有过的令人温馨令人留恋的东西，将或多或少地被此起彼伏的斗争渐渐销蚀。他所珍爱的正直、善良、礼数、侠义等等，似乎一夜之间在人们心目中失去了应有的价值，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些被扭曲的、粗糙的情感和举止。

太平湖、城墙，其实都不妨看做为一种象征。它们的消失，意味着老舍所熟悉的传统意义上的北京完全成为过去，“文革”风雨席卷过改造过的北京，将是一个外表和内在都使老舍感到陌生的北京。假如老舍得知人们不得不从“您好”、“谢谢”、“对不起”的训练中开始文明的起步，一定会感到惊奇和困惑。他不会知道也不会明白，十年中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人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人们的道德、古都的文化，怎么会变得如此支离破碎？！



他对自己的小说非常自负，谈到鲁迅，他认为只有杂感可称首屈一指；小说，则“气派太小”。至于别人，当然不在他眼里。

徐 钊



老舍致林语堂的信。



老舍在伦敦寓所。

老舍属于老北京，就像沈从文属于湘西一样。思想的、意识的概括，总是无法准确地勾画他的全部，至少我自己这样认为。

把老舍早年接受过的各种熏陶排列一下，就好像在思想史长廊里进行一番巡礼。佛教、基督教、人道主义、爱国主义……种种精神在他身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。

他是宗月大师的忘年交，这位乐善好施的大叔，使他得以进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，而在以后的好多年里，从这位出家人那里他感悟着佛教的精神。可是，他从来没有成为佛教徒，相反，他在二十四岁那年正式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徒。他宣讲基督教义，他翻译有关基督教义的文章，在